

“

神轴原为古时家族绘制,上有家族列祖列宗先考先妣的画像,供后人祭拜,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后来神轴中的人物扩展到了神像、历史人物、佛、道教、民间传说故事等,是祭祀、镇宅、祈福的供奉载体,统称为木刻版年画。据现有资料考证,“瑞兴和”神轴画和木雕技艺制作已传承300多年,今年年初以“瑞兴和”木版年画项目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两年来,刘氏“瑞兴和”后人刘尊林为传承已经濒危的家族技术,奔波各地,搜集、整理文字、图片、录音、视频等各种资料,丰富完善项目内容。目前尚存明、清雕版10块18面,虽然十分破损,看上去还很精美,专家初步认定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记者 苏瑜 实习生 白贺丽 文/图

”



生意兴隆 广销各地

刘氏“瑞兴和”木版年画,原所在地新乡市获嘉县南阳屯,地处豫北平原,曾是牧野大战古战场,该地佛、道、儒三教荟萃,寺庙众多,宗教活动频繁。每逢重大节日,人们祭天地、念祖宗、拜神灵,神轴作为人们祭祀神灵、先人的供奉载体,需求者众多,正可谓“家家挂神轴,年年换新装”。制作神轴的作坊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刘尊林回忆了解放前大伯刘运通和父亲刘运和组织家人制作神轴的场面。印刷、上色、加厚、上墙,装裱、定轴、上绫、涂金,全家上下不分男女老幼齐上阵,连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要手端盛颜料的碟子用毛笔为神像画眉毛打口红。

“大伯安排我描眼珠。大伯说,描眼珠是很重要的步骤,描好了,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怎样才算好?那得让不同方向走来的人都觉得画中人是在盯着自己、朝自己这个方向看。”刘尊林说,大伯是个严厉的人,作为一家之长,他对家人管理很严格,但是又极通人情。

“刘氏瑞兴和木版年画,除在本县被信仰者敬仰以外,还成批销到外地各州、府、县。每到年前,本县和外地的老客户总会趁我家制作间隙,前来用我家的雕版成批印制白片,再带回家上色。大伯不仅不收分文,深夜还和我们家人一块吃加餐饭,大伯要求我们先吃着客人吃,客人吃饱了,家人才能吃。一些家里确实穷困的乡亲,年近时,会前来作坊制作时淘汰下来有些小毛病的画像,大伯总是慷慨地赠送给他们好的成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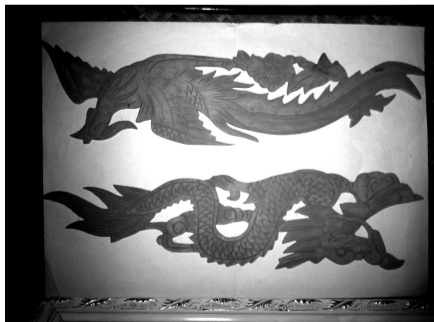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刘家口碑极好。刘氏瑞兴和木版年画,广销各地并在一些地方设立小分作坊、店铺。

“木雕版(古称印版)以花梨木为最好材料,现存雕版多为本地梨木、核桃木、榎木制成雕版,在雕版上涂墨,过去多用棉纸作为底纸(现在均用宣纸)压印成图,贴在案上或墙上,按不同人物的形象、衣着、面孔细描上色,(此前通上一层薄白颜料以压印时深线条)上绫,按用户要求加厚层,而后装上上下轴吊线,这样一幅精美的神轴便做好了。”刘尊林说,“年节赶会家庭成员分组会上,将神轴挂在各条街道墙上,待敬者挑选好,用清漆调和成的铜粉在每一位神像额头上点一金珠——点了金,年画里的人物就成‘神仙’了。”

刘家生意兴隆,影响面十分广泛,他们曾直接到大户人家制作神像,也曾为县“龙王庙”、“福善寺”等大殿制作、修缮壁画。刘运和制作雕版,影响很广。周边不少庙堂寺院顶檩上还写有“画工刘运通、刘运和”字样。解放后,刘运和被县里任命,教授了一大批能工巧匠。

老手艺·老物件·老画匠

在保护和传承的同时,能否加入新的东西延长其生命力?
老物件已经失去了实用性
可时代变迁,谁还会在一个现代化的客厅里挂一幅『神轴』呢?
『瑞兴和』年画是以神轴画形式制作
『瑞兴和』木版年画入选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追本溯源 探究年画大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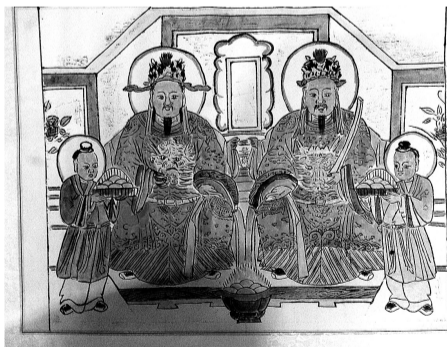
说到年画,除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外,不得不提到四大民间年画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和四川绵竹,它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它们出现的时间先后不一,风格迥异,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为了搞清楚刘氏年画的来源,刘尊林在走访了开封朱仙镇年画以及河南各地年画的地方后,又开始走向外省。

“刘氏年画与他们都不相同,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瑞兴和年画内容丰富,有三皇五帝、观音菩萨、鲁班关公等,但都是面福大小中堂神轴形式制作。”

经过对家里遗留下来的族谱、物品和资料的考察和求证、验证,以及对各地刘氏宗亲的寻访,刘尊林初步摸清了刘氏年画的发展脉络。刘氏家族其二世祖刘元于明孝宗弘治10年(公元1497年)肩

挑木匠雕刻工具、绘画工具沿途制作,最后定居获嘉县南阳屯。相传家里现存的木箱即是他所用。至六世祖刘学之后,刘氏经营的作画规模已经很大。家传的72大全神则为刘学亲手制作。目前家藏的“姜太公钓鱼”据传也为他的作品。清康熙年间,十世祖刘法汤雕刻工艺十分精湛,曾为一大户人家制作嫁妆,工作一年交工时,主家发现其中一张大床的床围上少了一只喜鹊,将刘家告上官府,三年官司下来搞的家破人亡。另一说法是同行陷害。目前,此床仍放在家里,据专家初步鉴定,确为清朝时期家具。

清道光、光绪年间,“瑞兴和双川”刘相川、刘大川在当地极负盛名,甚至被外地大户人家聘去做活。二人曾在天津为一大家族作画,得到不少赠品。现家藏的唐伯虎书法一幅即为其所有。



坚持传承 苦苦思索

今年76岁的刘尊林是位退休教师,曾任学校校长的他退休后依然到各地讲学授课。几年前,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他开始重新认识家族的这一手艺。

“2010年我听说我家祖传从事很久的‘神轴画’和‘木雕艺术’有可能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欣喜。可惜的是100多块常用印版以及上千张底纸样,都惨遭破坏和丢失。让人心慰的是,没想到在当年春天,老家修盖房子时,我们竟然在老屋楼上又发现了13块年代更加久远且早已被人遗忘的旧雕版。”刘尊林说,“当年父亲离家时,把通往阁楼的门封上,并用颜料粉刷,楼梯截断后,怎么看都像是一面完整的墙,于是阁楼就成了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在项目进行专家组评审论证期间,刘尊林举办了“家藏珍品展”,随后又举办了“刘氏瑞兴和木版年画木雕艺术展”。

“我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兄刘尊贤8岁开始雕版及神轴制作,解放后,还为当地的

一些老人制作神轴,现在还有一些家庭保存着他的作品。”刘尊林说,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时,曾多次找到刘尊贤的后人,可其因意识不到非遗工作的重要性而屡次拒绝。

“老画匠越来越少,年轻人都不愿意再学,以经济为主导的价值观使得神轴制作失去生存空间。为了传承家族的技术,我上了业余书画班,希望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保护。”刘尊林不光自己要学精练好,还举办了家庭技术传承班,每年清明节进行比赛。

“神像画轴反映了人们对先贤名人的崇拜敬仰,被赋予了厚重的道德内涵。对研究中原地区民俗文化、民俗风情及观念、信仰有重要价值。”然而,时代已经变迁,年画早已被人们淡忘,又有谁还会在一个现代化的客厅里挂一幅“神轴”呢?老物件已经失去了实用性。在保护和传承的同时,能否加入新的东西延长其生命力?这是刘尊林苦苦思索的。